西征悲剧

汪有生 著

西征悲剧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解放路46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　　太原千峰科技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11.25　字数：240千字
1989年10月第1版　　1989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,000册

ISBN　7—5378—0187—8
I·189　　定价：3.80元

太原理工大学 藏書 图書馆

引　　言

自古平江南之贼，必踞上流之势，建瓴而下，乃能成功。安庆一军，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，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。欲复金陵。须必克安庆。

曾国藩：《统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疏》

安庆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，一旦落入妖手，即可为攻我之基础。安庆一日无恙，则天京一日无险。

洪仁玕：《干王洪仁玕自传》

太平天国建都天京，武昌、九江、安庆是天京三道屏蔽。自武昌、九江失陷后，安庆就是保卫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所以，力争上游，保卫安庆成为太平天国军事上的根本决策。

罗尔纲：《英王陈玉成小传》

一

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即公元一八六〇年五月二日，十数万太平军健儿，在风雨交集、冰雹横飞的恶劣的天气下，在天京（南京）城下，开始了第二次大破清军江南大营的战役。

经过五天五夜的浴血苦战，太平军终于将清军围困天京城达两年之久的江南大营彻底摧毁了。

二十七日黄昏，当城外战事一停，天京城里顿时鞭炮齐鸣，锣鼓震天；合城四民奔走相告，欢呼雀跃；家家户户连夜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；店铺商号也连夜营业，并以七折的优惠价出售鞭炮、礼花及纸张一类的贺庆用品……天京城内一片沸腾。

城外却是别一番景象，在雨后纯洁的空气中，晚霞显得格外的鲜艳光亮，刚刚激战后的旷野冒着水气，草地上、高坡下、沟濠及水塘里，到处是人与马匹的尸体、折断的刀枪剑矛，遍地是清军的红、黄、蓝、白色的营旗和白色与金色的顶戴……

显得十分疲惫的满身是泥浆与血污的太平军战士，正在打扫战场，他们有的在收拾刀枪器械；有的在押解战俘；有的在运送伤员和掩埋阵亡战友的尸体……。晚风中不时地传来声声归鸦的哀号和断断续续的伤兵的呻吟。

几匹战马风一样地卷过被夕阳和血浆染红的旷野，向座落在水西门外的莫愁湖边的大营刮去。

大营门前，一面丈二见方的杏黄色的大旗，在半空中展卷

着，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。大旗上绣着一行金色大字：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命文衡副总裁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陈。

年仅二十四岁的英王陈玉成，从安置伤员的营帐里走了出来，他的身后跟着赖文光、陈得才、吴如孝和刘玲琳等战将。陈玉成侧首向送他出帐的负责伤员疗养的典官说：

“要尽力让伤员弟兄每天都能见到一点油荤，伤员中有亲属在军中的，可令他们前来照料。”

“遵谕。”

陈玉成仰首望了望已呈暗红色的天空，他那秀美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忧虑的神色，他无时不在惦念、担心着皖西战场的势态变化：“安庆不知怎样了。”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句。

站在一边的赖文光，看穿了陈玉成的心思，他向英王靠近了一步，说：

“殿下，一丁时辰以前，安庆守将叶芸来的疏附①已来到了大营。”

“何以不及时禀报？”陈玉成向赖文光投以不满的一瞥。在他看来，凡涉及安庆方面的消息，都是至关重大的军情，因为他是主持皖省战事的统帅。这一次，他是应干王洪仁玕之约，率部前来配合忠王李秀成解救天京的，但皖省的战况他却时时悬在心上，他唯恐那里的局势会由于他的离开而恶化，况且，他在离皖来京参战之时，正值皖西太湖、潜山失守，局势已见吃紧之际，所以，他一听说安庆守将叶芸来的疏附来了，就担心是那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。于是，他不等赖文光答话，便吩咐道，“传受天安②的疏附。”

---

①疏附，是太平军中负责传递文书、禀件的官员。

②受天安，是安庆守将叶芸来的爵号。太平天国爵分六等，即义、安、福、燕、豫、侯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疏附是个年轻的官员，他将叶芸来的禀件递交给陈玉成后，又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件，说：

“这是英王娘给殿下的请安信。”

陈玉成接过禀件与家书以后，吩咐疏附下帐去休息，这才打开禀件，顿时，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。站在一边的赖文光一见英王的神色，就知道是皖省方面出事了，忙取出一张地图铺展在一张宽大的案桌上。这是一张太平军与清军在皖西的对峙形势图。

陈玉成走到地图前，诸将也默默地围了过来。

“曾、胡二妖头①，趁本总裁离开皖西之际，调兵遣将，分三路进逼安庆。”陈玉成在地图上比划着说：“曾国荃为一路，领妖兵万余驻集贤关外②。旋即进薄城下，深沟固垒，开掘长壕，以围为攻；多隆阿为一路，领万余妖众进扎距桐城二十余里处，阻我桐城的天军援救安庆；李续宜为一路，亦统万余妖众驻青草塝，接应曾、多两路妖兵。”

“乖乖，妖兵来势很凶呀！”大将刘玲琳嘟哝了一句。

陈玉成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眼下，曾国藩和他的帮办军务左宗棠及悍将鲍超，屯兵皖南，设大营于祁门；胡林翼、李续宜、曾国荃、多隆阿等妖兵，布阵于皖西，设大营于英山。妖兵大营虽是两个，目的却只有一个，就是谋我安庆。”

“殿下，”刘玲琳问：“曾国藩这条老狗，他干吗要紧

---

①指曾国藩与胡林翼。太平军称清将为妖头，称清兵为妖兵。

②集贤关，位于安庆与怀宁交界处，离安庆城二十余华里，是安庆的前哨要塞重地。

紧地咬住安庆？”

陈玉成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安庆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，‘明一统志’称其为‘淮服之屏蔽，江介之要冲’，南唐的徐锴叹其战略地位时说‘中国得之可以制江表，江表得之亦以患中国。吴孙权克皖而曹魏不宁，周世宗平淮而李氏穷蹙。’明末的钱澄之更是称安庆为‘长江万里此咽喉，吴楚分疆第一州’。眼下，它对于天京来说，尤其是在武汉、九江皆沦入妖手的情势下，更是显得特别的重要，它是屏天京上游之妖的门户，它一日无恙，天京就一日无险。这一点，曾国藩看的是很准的，他视安庆为他的安危转旋之机，他认定，克安庆不仅关系淮南之全局，还是夺我天京的桥头堡。故此，他才紧紧地咬住安庆不松口，需知，妖头这一口咬得准，咬得狠啦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殿下，如今京围已解，我部何不趁曾妖头尚未将安庆合围之际而扯兵下救呢。”说话的是陈玉成的叔叔公天福陈得才。

陈玉成将目光投向杰天义赖文光，问道：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卑职以为大可不必如此。”赖文光的嗓音低沉，“就情势而论之，安庆眼下是危而无险。”

“呵！”陈玉成眉梢一挑，“何以见得？”

赖文光不疾不徐地说：

“曾国藩用兵，从来注重一个‘稳’字，战事准备不充分他是决不急于言战的。现今，妖兵困我京都的江南大营业已被摧毁，咸丰妖头岂会甘心，他势必要曾氏之湘妖来江苏战场与我天军主力见仗。故此，以卑爵之浅见，安庆是不会久

陷其困的。”

“那么，依你之见呢？”陈玉成两眼凝视着地图问道。

赖文光沉吟了一会，答道：

“清妖刚刚战败，和春、张国梁诸妖头都逃往镇江，天军当一鼓作气，挥戈镇江，这样，不仅不给和、张二妖以喘息之机，咸丰妖头逼曾妖离皖则更是大有可能了，请殿下三思。”

“曾国藩会来江苏吗？”陈玉成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地图。

赖文光迟疑了一下，说：

“曾国藩对他的皇帝老子可谓至诚至忠，咸丰要他来，他是会来的。”

陈玉成抬起头来，说：

“对于曾国藩其人，你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呵！他用兵不求速成，不错，他对他的主子至诚至忠，也不错，只是这头老妖不仅颇具胆识，尤其有主见。眼下，他已经摆出了一付不克安庆誓不收兵的阵势，纵使咸丰一天二十四道金牌去催逼他，他也未必会‘遵旨’离开皖省的。”

“殿下欲回救安庆？”

陈玉成没有答话，他仰首轻轻地吁了口气，眼里流露出一丝忧虑与不安的神色。这种神色，近来经常出现在他的眼里和脸上，因为近年来天国出现了事权不一的局面，一些涉及天国命运的大战很难组成，各统兵将领都拥兵自重，即使勉强协同打一场大战，各将也多数出于情面和利益。鉴于皖西战场的形势，他很想组织一场大战，伤一伤湘、楚军①的元气，

①湘军指曾国藩的部队，楚军指胡林翼的部队。

但一想到组织大战会碰上的阻力，他又陷入重重的顾虑之中。

陈玉成的神色被赖文光发现了，他知道英王忧虑与不安的原因，他说：

“殿下，李忠王与你情同手足，前年的浦口和三河、以及此次击破清妖江南大营之战，皆因是二位千岁协同作战才得以获胜的。卑爵想，殿下欲解安庆之围，何不借重李忠王的鼎力呢？”

“他现在何处？“陈玉成的眼里突然明亮了起来。

“在钟山大营。”吴如孝在一边答道。

陈玉成抬起左手，这是他命人备马的习惯动作，刘玲琳一见，立即转向帐外，喊道：

“来人，备……”

刘玲琳的话还没有讲完，陈玉成却说了一声：

“慢！”

刘玲琳只得向已经出现在帐门外的侍卫挥了挥手，示意他退下去。

陈玉成的这一举动，显然是打消了去见李秀成的念头，帐内诸将无不感到诧异，尤其是赖文光，他感到困惑、费解。自他弃文就武来到英王的殿前，已经一年有余，他从没有从陈玉成的言谈中觉察出英、忠二殿间有一丝裂痕，英王今日的神态不是有点反常而令人难以捉摸吗？

陈玉成沉默了一会，吩咐诸将回帐休息。

诸将相互望望，无声地退出了英王大帐。

营帐里只剩下陈玉成一个人，他转向烛火，凝视着那跳动的火焰，忽明忽暗的烛光，映照着他极为秀美的脸。

陈玉成的身材不高，长不逾中人，但却十分匀称、矫健。他举止洒脱，谈吐亦极风雅，他容貌极秀美，两道眉毛象是两片舒展开的柳叶，恰到好处地贴在他的两只明亮的眼睛上。由于他的两只眼睛下均有一记先天疤痕，清军官兵都称他为“四眼狗”。他骁勇富谋略，多能善战，熟读百家兵书，对历代战事皆了如指掌，所以，连他的对手曾国藩也说他是“汉、唐以来贼之最悍者”。

随着忽明忽暗的烛火，陈玉成的脸色也在忽明忽暗地变化着，当他想到如能同忠王李秀成协同解安庆之围，皖西的战局将会化险为夷时，他的脸上就浮现出一层喜色，当他想到他与李秀成之间的裂痕正在日益加深，协同作战只会是一厢情愿时，他的神色就黯然下来。其实，此次他来京参战是怀着良苦用心的，在来京会战前夕，他刚刚丢掉安庆北面的屏障太湖与潜山，战事异常吃紧，根据形势，他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皖西战场的，但是，为了与李秀成协同作战的愿望得以实现，为了让李秀成再领悟一下协同作战的优越性，他将安庆交给受天安叶芸来与谢天福张朝爵镇守，自己则带着羽林军①的主力，离开了危机四伏的皖西，来京配合李秀成作战。可是，忠王李秀成将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英王陈玉成的这一行动呢？这正是英王陈玉成在苦苦思索的问题……这时，一名侍卫进帐禀报说英殿兵部与礼部的秦、徐二位尚书求见。

“传！”陈玉成习惯地抬了抬左手，返身回到他的座位上。

---

①英王陈玉成的部队称羽林军，忠王李秀成的部队称宿卫军，侍王李世贤的部队称京卫军，辅王杨辅清的部队称都卫军。

英殿的兵部尚书秦少雄和礼部尚书徐铭，一前一后进入帐内，两人向陈玉成行了参拜之礼后，秦少雄首先禀道：

“接天国兵部谕牍，四月初一日，天王万岁在天王府荣光殿会见在京诸王和此次参战有功的战将，一为朝贺大捷，一为商定进取之策，请殿下及杰天义赖文光、公天福陈得才、靖东主将刘玲琳登朝见驾。”

陈玉成的心中隐隐一动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，他可以在商讨进取之策时向天王陈述皖省战场的形势并晓以利害，为解安庆之围而张目，于是，他点了点头：

“知道了。”

礼部尚书徐铭接着说：

“四月初三日是忠王荣千岁母亲的六十诞辰，本部已接到了忠殿礼部请殿下参加寿庆的请帖。”

陈玉成沉吟了一会，说：

“老人家视本总裁如同亲生，记得儿时曾常常就食于其膝下，这个寿要拜，至于寿礼，请徐尚书劳神置办吧。”

“遵谕”。

“等一等。”陈玉成起身在帐内来回踱了两趟，说：

“寿礼要厚，珠宝玉翠不厌其稀，山珍海奇则不计其贵。”

秦、徐二位尚书相互换了一个眼语，他们困惑、费解，因为，凡英殿六部及同检部将谁都知道，陈玉成从来讨厌贺庆往来，即使有时需流于形式，那也仅仅是应付而已。可这一次，他何以一反以前，破例地不惜以重金相贺呢？当二位尚书临出帐门时，都不约而同地回头来向陈玉成望了一眼，此时，陈玉成已经伏到地图上，一手擎着蜡烛，全神贯注地在地图上寻找着什么…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二

在太平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后的第五天，即天国十年的四月初一日，天王洪秀全在天王府荣光殿会见理朝、统兵诸王及参战有功之将佐。这次会见，一是庆贺摧毁清江南大营的胜利，一是商定下一步的进取之策。这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有着很重要地位的“天京会议”。

卯牌时分，太平天国后期的几个重要军事将领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、侍王李世贤、辅王杨辅清及杰天义赖文光、擎天义黄文金、求天义陈坤书、宝天义黄呈忠、靖东主将刘玲琳、健天安谭绍光等在朝房见面了。这些金田的老弟兄们戎马倥偬，平时很难同聚于一堂，今日相见，又值苦战大捷之后，其欢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但是，人与人之间，从来有情深谊浅之分，有话不投机与酒逢知己之别，所以，他们相见时，有的拱手寒暄，有的拉手祝福，有的则是相互当胸捅上一拳，然后拥抱在一起，默默地、久久地拥抱着……

陈玉成和李秀成就属于拱手寒暄一类的相见，给人一种例行礼仪的感觉。金田起义前，他俩是同村，虽然陈玉成比李秀成小十五岁，但贫穷与苦难的生活却把一对穷兄弟紧紧地连在一起，可称之为情同手足。如今，两个人又是太平军独当一面的两大统帅，曾多次协同作战，其友谊与情感应该是至诚至深的。今日相见，当是别一番情景，何以竟会流于客套呢？立于一边的侍王李世贤也觉得诧异，于是，他上前

一步，向陈玉成拱手施礼说：

“英王兄①，听说皖西方面异常吃紧，千岁却率主力前来助忠王兄一臂之力，精神可嘉，世贤不胜敬佩呀。”

陈玉成拱手还礼，笑道：

“愚弟不善用兵，皖西局势险而无恙，全仗侍王兄在皖南作犄角之势呀。”

“取笑了。”李世贤黝黑的脸膛上也泛起了红晕，“英王兄多谋善战，运筹帷幄能立谋虑变，以奇示敌可百计迭出，真乃天国之栋梁也。”

陈玉成的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，他诧异地问道：

“侍王兄适才所言可是‘兵经百篇’里的话？”他见李世贤点了点头，便高兴地说：“真是士隔三日不见，更待刮目相视呀，开始啃兵书啦！好呵，勇而无智乃一卒之能，为将者当以熟读兵书，精通历代战事才是。”

两个人正谈得起兴，启朝门的鼓声响了，朝房里的文武官员急忙整衣正冠，在女承宣官清脆的唱喏声中，一个个神情肃然地进入朝门。

荣光殿上，天王洪秀全端坐在天王宝座里，由于他身材魁伟，宽大的宝座被坐得满满的。他身穿黄色绣龙袍，头戴金丝盘龙角帽，两缕长发拖在胸前，大有一派帝王的风度……他等文武百官三叩九拜、三呼万岁之后，用他那铜钟般的嗓音说道：

“此番尔等同心协力，一鼓荡平清妖之江南窟穴，实乃劳苦功高，可喜可贺，朕心至慰。”

---

①太平天国王与王之间皆称兄道弟，李世贤比陈玉成大三岁，但陈在政治地位上比李世贤要高，故李仍称其为“兄”。

文武官员又三呼万岁，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感谢天父、天兄、天王的神佑。”

洪秀全的脸上露出一丝矜持的微笑，他理了理胸前的长发，这才以手示意官员们起身。然后说道：

“今日，值大战告捷之际，朕与尔等共悟兵机，商定进取大计，尔等有何筹划可一一奏来。”说着，他向立在他的宝座左侧的干王洪仁玕望了一眼，“玕胞可先行奏来。”

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，今年三十八岁，是拜上帝会的最早会员之一。金田起义前，他应召赴广西浔州，未能赶上金田起义。他曾三赴香港，天国九年，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天京，时值杨秀清与韦昌辉拼杀之后，石达开又离京出走，洪秀全对外姓人已生疑忌之际，所以，他抵天京后即被封为干天福，不到一个月便进封为干天义，加主将，接着又晋升为精忠军师、干王福千岁，总理朝政。他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决策人物。他见洪秀全准他先行启奏，觉得有点欠妥，于是，他躬身奏道：

“启奏天王万岁，且容卑职先听听统兵诸王的意见后再行启奏。”

洪秀全面露愠色，他沉吟了一会，说：

“准奏。”

洪仁玕立即谢恩，转向文武官员，说：

“天王诏旨，统兵诸王可将进取良策一一奏献。”

洪仁玕话音一落，二十七岁的侍王李世贤便奏道：

“当今，天国兵多将广，而军需国用仅赖皖省一地供给，真是入不敷出。眼下，曾国藩正调兵遣将图谋皖省，倘若皖省有失，百万天兵的给养将从何处筹集？孙子说：军无

辎重则亡。故此，卑职意在进取浙江和福建。这两地是鱼米之乡，金银之库，若为天国所得，天军则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李世贤的进取之策，得到了一些朝臣的赞同，他们接二连三地出班启奏，为进取浙、闽之策叫绝。

忠王李秀成未作任何表示，他神态安然地理着他的长发。

英王陈玉成却提出异议：

“进取浙、闽乃是舍本求末之策，断然不能取甲，正如雄千岁所言，皖省是天国的财源，眼下，曾国藩又志在必得，天兵如果挥戈浙、闽，皖省必陷妖手，彼时，皖省既失，浙、闽则又未得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，现在，甩开钱粮二字，就战略位置看，天国的危安是取决于皖省的得失。天京位于长江下游，自古欲固下游者，必守上游，通观上游有要塞三处，即武汉、九江和安庆，如今武汉与九江皆沦为妖穴，安庆就成了天京唯一的屏障，故此，安庆一日无恙，天京则一日无险，安庆一失，天京势必危在旦夕，故而，卑职意在回救安庆，以固根本。”

辅王杨辅清等文武相继启奏，一致认为安庆是天京的门户，全力支持陈玉成回救安庆的战略主张。唯独李秀成及其部将却一言不发，显然，他们对陈玉成回救安庆的战略主张是持有异议的。

陈玉成的心中暗暗发急，他十分清楚，回救安庆如得不到宿卫军的支持，那只是一张画饼，因为宿卫军与他的羽林军，是目前天军的两大主力，尽管他在地位上比李秀成高二级，但实际拥有的兵力，羽林军仅仅是宿卫军的五分之一，安庆解围战只凭他陈玉成的本部人马是难以制胜的，他本想再行启奏，力争李秀成表态，但转而一想，觉得李秀成之所

以沉默，可能必有图谋，还是耐心等一等，再见机行事。

英、忠二殿的微妙神情，洪仁玕是一一看在眼里的。对于他二人的裂痕，他是了如指掌的。虽然他来京理政仅一年时间，但作为一个总理朝政的军师，对各路军将领间的关系岂能不有所了解，尤其是天军两大主力的统帅间的亲疏好恶，就更应该察视入微了。他经过观察与思考，终于发现陈、李二人貌合神离。起因是天国七年年底，刚被提拔为副掌率的李秀成，向天王洪秀全上了一道本章，建议洪秀全“依古制而惠四方，宽刑以待万方”，当即遭到官至又正掌率的陈玉成的严词质问，批评李秀成是“假恩信结人”、“持要结得民”。于是，二人间便产生了裂痕。洪仁玕总理朝政后，针对太平天国当时军事与政治上所面临的危机，提出了新的旨在改革的立政方针。如何对待洪仁玕的新政，陈、李二人的分歧又加深了一层：陈玉成极力支持，李秀成则有异议……对于英、忠二殿的貌合神离，洪仁玕深感不安，他十分清楚，两殿不和，确是天国的一大隐患，所以，他曾做过一些调解与周旋工作，这次破江南大营，洪仁玕特将陈玉成从皖西约来，就是为了缓和二人的关系。今天，对陈玉成回救安庆的战略主张，李秀成不作可否，显然是另有图谋，如果忠殿的意图危及天国的大局，陈玉成必然要竭力反对，两殿一闹翻，天军的进取计划必将付诸流水。洪仁玕经过深思熟虑，说道：

“侍王李世贤与英王陈玉成，一要进兵浙、闽，一要回救安庆，本军师以为，无论是进兵还是回救，皆是天军的进取大计，只是进兵可缓，救则当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瞟了李秀成一眼，又接着说：“为今之计，天军的进取之策可分作

两步来走：其一，鉴于清江南妖营之残妖，皆望风逃往镇江、丹阳，即苏、常一带，天军乘胜下取，其功易成；其二，苏、常一经得手，即买火轮二十只，沿长江上溯，再分兵两路，一路沿南岸挺进江西，一路沿北岸直插湖北，然后，南北两路合攻武汉三镇。武汉是湘、楚军的巢穴与饷源，只要武汉狼烟一起，在皖之妖兵必将舍死回救，彼时，安庆之围便不战自破了。”

洪仁玕的先取苏、常后取武汉以救安庆的进取主张，立即得到了李秀成的赞同，他奏道：

“干王兄的进取之策应时顺势，至情至理，实实英明，为实现进兵苏、常，合取武汉的战略决策，卑职愿蒙矢石，赴汤火，视死如归。”

李秀成一开口，他的部将纷纷做出反应，接着，合朝文武，包括李世贤在内，一致表示，愿为实现洪仁玕的战略决策而浴血奋战。至此，英王陈玉成也只得奏道：

“夺苏、常为除京畿之忧，进湖北为解安庆之围，有度有识，卑职当全力以赴，万死不辞。”

天王洪秀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，根据当时正处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有利时机，鉴于安庆是天京的门户，是敌我必争的要害之地，同时也考虑到曾国藩与胡林翼的湘、楚军是太平军的死敌，同这两支武装力量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、你死我活的决战，因此，他同意了洪仁玕的进取意见。他说：

“朕准玕胞所奏，命玉胞、秀胞各率本部人马，乘胜进取苏、常，限一月肃清回奏，再兴师湖北以解安庆之围。”

会议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，按理，英王陈玉成应该高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